□ 金可文

大哥

“老弟,星期六回家吃庖汤。”七月的清晨,手机里传来大哥沙哑却中气十足的声音。我望着窗外城市初醒的轮廓,恍然看见四十多年前那个背着我在山路上奔跑的年轻背影。

大哥这一生,是从父亲病榻前那个决定开始的。参军的部队前来接兵的干部围坐在老屋的火铺上,柴烟熏得他们直揉眼睛。那是1972年,大哥十八岁,体检单上打满了红钩,可他们看看病床上的父亲,又看看挤在门口的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最终只是拍了拍大哥的肩膀:“长子如父啊。”大哥没说话。接兵的干部临走前,把一套军装留在了柜子上。大哥后来再没穿过,却一直叠得整整齐齐。那件军装后来成了我的宝贝,我常偷拿出来穿,袖管荡在膝盖边,大哥就笑:“快长,长大了替哥当兵。”

后来,我虽没能当成兵,但却在大哥讲的故事里长出了翅膀。煤油灯下,他说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仰头看屋顶漏下的星光,觉得那就是筋斗云;他说林冲雪夜上梁山,我裹紧薄被,仿佛能听见风雪的呼啸。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年代,大哥的声音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大哥只念过小学,可他的肚子里仿佛装着一整个中国。后来我读书多了才知道,他讲的那些故事,细节全对,人物鲜活,连诗词都背得一字不差。寨上谁家有了难事、岔事,都爱来找大哥拿主意——分地纠纷他给说和,红白喜事他帮着操持,连小两口吵架,也要请大哥去评评理。后来村里选会计,全票通过,他一干就是十几年,账目清清白白,从没出过一分差错。

儿时,我们的天堂在后山,梨树、李子树、板栗树,都是爷爷年轻时种的,大哥接手后更是精心侍弄。夏天一到,我就成了树上的野猴。有一回我嘴馋,摘了一兜青李子一气儿全塞进肚里,没到半夜肚子就绞着疼起来,一阵紧似一阵。大哥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镇上跑,十多里的山路,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趴在他背上,听见他的喘息像拉风箱,汗珠子顺着他后颈淌下来,滴在我手背上,湿热湿热的。“哥,放我下来自己走吧。”“别动,马上就到了。”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可脚步始终没慢下来。到了卫生院,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大哥悬着的心放下后,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半天没站起来。那年他三十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以前,我们寨子底下全是煤,大哥二十出头就下了窑。最初是用竹篾编的拖篮,人弓着腰在洞里爬,篮子里装着黑亮的希望。后来有了矿车,巷道也宽了些,可矮的地方还得跪着过。大哥的膝盖上永远结着新痂,手心是洗不净的煤痕。就是靠这一车一车的煤,他买下了村里最大的木房。搬家那天,大哥站在新屋中间,看着我们兄弟姐妹欢呼雀跃,自己却躲到灶房里偷偷抹眼泪。母亲说,那是他第一次哭,父亲走时都没见他掉泪。

可铁打的人,终究也会锈蚀。长年累月在煤洞里吃灰,又在冷水田里泡着插秧,大哥的身子一点点被掏空了。起初只是咳嗽,他总说“没事,抽口烟就好了”。后来越来越厉害,咳起来弓着腰半天直不起身,喘气像拉破风箱,嘴唇乌青。我们逼着他去县医院查了,医生说肺里全是煤尘沉积,关节也严重变形,再不歇下来,怕是撑不了几年。拿着诊断书那天,大哥靠在卫生院墙上,闭着眼好久没说话。半晌睁开眼,挤出笑来:“不怕,农村人,命硬。”

可命硬抵不过病磨。那几年是家里最难的时候,大哥躺在床上起不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连翻身都疼得龇牙。药贵,买不了几回就断了。孩子们还在上学,几张嘴等着吃饭,大嫂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天不亮她就背着背篓上山,漫山遍野地找葛根、挖灵芝、采石斛。葛根长在深土里,要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大嫂的手掌全是血泡,结了痂又磨破。煮好的葛根汤端到大哥床前,他喝两口就推开:“留给孩子们喝。”大嫂就端着碗坐在床边掉泪:“你不喝,这个家就散了。”大哥这才一口一口咽下去,苦得皱眉,硬是不吭声。

寨上邻居看不过去,这家送几个鸡蛋,那家抓两副草药。大哥靠在床头,还撑着笑给人说宽心话。有一回咳得昏死过去,我们连夜借了板车往镇上拉,大嫂跟在后面跑,鞋子掉了都不知道。到了卫生院抢救过来,大哥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又害你们花钱了。”那天晚上大嫂蹲在病房门口号啕大哭,这些年压着的苦,全哭了出来。

也不知是那些山货起了效,还是大哥骨子里真有一口气不肯散,他竟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先是能坐起来喝碗稀饭,后来拄着棍子在院子里慢慢挪,再后来能走到后山那几棵果树底下站一会儿。松林里早晚多了一个喊嗓子的身影,山路上多了一双缓慢却坚定的脚印。大哥自己琢磨出一套晨练法子,拍打全身经络,从头顶百会穴拍到脚底涌泉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如今年近八十,身体反倒硬朗了,还能挑着两桶猪食走得稳稳当当。

煤窑关了以后,大哥也闲不住。村里瓦窑烧瓦,他去挑水拌泥,窑洞里热得像蒸笼,别人干半天就歇了,他从早干到晚,老板说“这老哥比年轻小伙还靠谱”。谁家修房铺路,他第一个扛着锄头去,不吃完晚饭不回来。那年村里集资修桥,大哥捐得最多,还天天守在工地上拌砂浆、搬石头。桥修好了,他蹲在桥头抽了根烟,笑得像个孩子。寨上谁家活路忙不过来,谁家有病人需要照顾,大哥都装在心上。有一回邻居老张摔断了腿,大哥连着半个月每天天不亮就过去,喂猪、挑水、劈柴,一样不落,老张拉着他的手直抹泪。

前年回家,看见大哥戴着老花镜刷手机,屏幕上是他自创的穴位按摩图。“看,这个穴位管胃,这个管腰。”他兴致勃勃地给我演示,“网上学的,结合咱们老祖宗的经络,管用!”说着说着就唱起山歌来,调子是老调,词却是新编的:“太阳出来照半坡,老来要唱健康歌……”录完了还让我教他怎么发朋友圈。

星期六早上,我又接到大哥电话:“磨蹭啥,就等你了!”我加紧油门,车窗外是回家的路。远远看见大哥站在院坝边,身形比记忆里矮了些,背也有些驼了,可那双手招呼起来还是那么有力。院子里的李子熟透了,落了一地金黄。大嫂在灶房里忙活,杀猪菜的香气漫出来,还是当年的味道。

大哥递给我一个洗好的李子:“尝尝,今年雨水少,甜得很。”李子咬开,满口都是阳光。我突然明白,大哥这辈子,就是把苦日子过甜的人。他像那几棵后山的果树,把根扎在贫瘠的土地里,却结出最甜的果子,荫庇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快八十的人了,儿女成家,儿孙满堂,还在喂猪种田,总说“不给年轻后辈拖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家的一砖一瓦,弟弟妹妹们的一粥一饭,早就被他用一双手、一副肩膀,牢牢地扛过了一辈子。

□ 彭贵德

党史研究的新成果

——评《黔东南长征故事》

最近,州老促会向我赠送了一本《黔东南长征故事》红色书籍(简称《长征故事》),我从头至尾翻阅一遍,感觉故事性和感染力都较强,再反复重读一些重点章节,深感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成效性,是我州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境界。

一、“黎平整编”为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工作创造了条件。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我党领导和团结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在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前,毛泽东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国革命军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临时中央领导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由于思想路线不同,毛泽东一直受到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先后被撤销军事上的所有职务,安排到地方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被迫长征时,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该纵队负责军事工作,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第二纵队行动。这种编制仍然把毛泽东排挤在军事工作之外,毛泽东没有条件参与军事工作。《长征故事》写,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除了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外,还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史称“黎平整编”,把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为中央纵队,中央领导合并在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军,这样就在体制机制上为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193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一起入住台江县施洞镇偏寨村石山林木屋,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自然而然地与周恩来、朱德等一起研究黄平战斗等军事工作。

二、充分肯定了杨至成先遣探路特殊贡献。杨至成是三穗县人,是贵州省唯一一位开国上将,也是新中国三个少数民族上将之一。过去,不管是杨至成将军传,还是杨至成纪念馆,偏重于研究宣传杨至成对红军、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贡献,对杨至成在长征中的先遣探路工作却一直是轻描淡写。《长征故事》写,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作出了不去湘西去黔北的战略决定。从黔东南黎平到黔北遵义约400公里,一路崇山峻岭、江河纵横,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集聚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选人先遣探路,做好选准行军路线、搜集提供情报、发动群众筹集粮饷和带路等工作。毛泽东、朱德等熟悉杨至成,杨至成不但是本地人、侗族,而且还长期从事后勤工作,认为杨至成是先遣探路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建议,大胆安排杨至成做先遣探路工作。杨至成接受任务后,第一站来到高屯镇少寨村,发现八舟河木桥已被敌人拆毁,红军难以渡河。杨至成用侗话和地方汉语口音向当地群众宣传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请求群众支持红军架桥。当地群众听见杨至成讲侗话和本地汉语口音,深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纷纷拆除自家门板、床板,砍伐自家的木材,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与红军一起打桩架桥,不到一天时间就建成了一座新木桥,使得红军大部队能够顺利过河。杨至成还用苗语侗话和地方汉语口音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带路当向导,为红军打赢镇远战斗和黄平战斗提供情报,为红军选定便捷安全的路线,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经过黔东南。正因为杨至成先遣探路工作做得好,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任命杨至成为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为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后勤物资保障,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正因为杨至成为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作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三个少数民族上将之一。

三、彰显了镇远战斗的战略意义。《长征故事》写,1934年12月24日至27日,根据黎平会议精神和中央军革委命令,中央红军打响了镇远战斗。12月23日晚,中央代表凯丰及红九军团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等红军领导在金堡老城开会,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决定分两路进攻。12月24日,罗炳辉率军猛攻鼓楼坪,打死敌军100余人,守敌黔军“九子枪营”溃逃。接着红一军团15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肖华率领红军右纵队猛烈攻关,杀敌200余人,成功攻占镇远县城,没收粮食、布匹、大洋、盐巴等大量军用物资,全师将士搬运三天三夜。与此同时,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带领红军第三师第七团抢先占领镇远有利地形和制高点,抢修工事,设置障碍陆击湖南方向进发的敌军,连战三昼夜,红军成功撤离祝圣桥最后一道防线,成功阻击敌军西进,保护军委纵队顺利经过镇远、施秉、黄平向黔北遵义进军。《长征故事》写,镇远战斗在政治上充分证明黎平会议决策的正确,稳定了军心;在军事上削弱了敌人战斗力,牵制了敌人;在战略上阻击了追敌,保证红军主力西进遵义,收缴了大量军用物资,为强渡乌江、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过去,在党史上很少提到“橘林谈话”的历史作用,即便提到也分量不够。《长征故事》写,1934年12月30日,王稼祥与张闻天在黄平县旧州镇东门村一片橘林里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最终在哪里落脚?黎平会议的决定算不算数?张闻天回答说,李德和博古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想法,前天博古又来找我,再一次提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沉思一下继续说,不能让他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一定要实质性解决问题,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我们要把毛泽东推出来领导红军。王稼祥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并把橘林谈话的内容秘密告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最后得到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广泛形成共识,为遵义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了组织基础。

《长征故事》属于内部文学性读物,在讲故事时难免带有一些文学色彩。但其为我州党史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考、新课题,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深入广泛调查研究,深度进行历史逻辑思考,我州党史研究工作就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新境界。

□ 陈雪村

“福地”十年

2016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凯里。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应届大学生一样,揣着一份简历四处报考。

贵阳、六盘水、安顺,都去过了,都落了空。凯里是第四站,心里其实是不存指望的。

当时我报考的是黔东南日报社,应考那天,考生坐满了凯里八小各个教室,我坐在其中一间后排角落里,像一滴水落进了河里,寻不见自己。

考完出来,正值午后。六月的太阳明晃晃地悬着,晒得人有些发昏。我无事可做,便在大街上漫步。凯里的街道依山而筑,高高低低的,有一种错落的韵致。

那时的凯里正在建设中,许多楼宇还围着绿色的防护网,脚手架高高地伸向天空,像一棵棵正在拔节的树。我看着那些未完工的建筑,心想,这座城市还在生长着呢。

离开凯里时已是黄昏,街道笼在一层淡金色的光里。我想,大概又是白来一趟。

回到家里,我便把这事搁下了。每日只是懒懒地躺着,翻翻闲书。不料七月中旬,手机忽然响了,电话那边是黔东南日报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去交复审材料。

我握着手机,半晌说不出话。挂了电话,又发了好一阵呆。窗外蝉声聒噪,一声高过一声,像是替我说出了心里那些说不清的欢喜与惶惑。

7月15日那天,我再次坐上了去凯里的高铁。

早上我在黔东南日报社3楼交完材料后,便在万博广场附近寻了一家培训机构准备接下来的面试。

我们一群进入面试的考生被安排在凯里一家酒店,进行七天封闭训练。每日只在酒店里,吃了饭便上课,上了课便回去睡觉,连大门都不曾迈出一步。

那几日,凯里于我,便只是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光。

培训到第七日的夜里,晚上十一点半下课后,发现房间里的纸巾用完了。同住的是一个叫宇航的妹妹,我们处得很好,便一同约着出去买纸巾。

走出酒店的大门,我们两个都怔住了。

大街上竟人山人海。从万博广场一直到州医院,密密麻麻地涌满了人,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灯光亮得把半边天空都映红了。人们说着,笑着,小孩子的气球在人群上空飘摇。我们呆立了片刻,才反应过来——今天是7月23日,是黔东南州成立六十周年的正日子。方才民族体育馆那里一定举行了盛大的汇演。此刻刚结束,人潮正缓缓地散开去。

我们也被挤着汇入了那人群中,大家肩膀擦着肩膀,却并不觉得烦。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满足的、快活的神情。

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绽开了烟花。先是一朵,接着两朵、三朵,随后便密密地开满了整个夜空。金红的,银白的,翠绿的,一朵谢了,一朵又开,把底下的人脸都映得一明一暗。

我和宇航驻足在街边,欣赏烟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情绪。这满街的陌生人,这漫天的花火,黔东南州成立六十周年的夜晚——而我,一个从外地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恰巧地站在这里,恰巧看见了这一切。仿佛这座城市在过它盛大的生日,而我,也被邀请参与其中。

人流中,我悄悄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留在这里。

后来我果真留了下来了。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考入了黔东南日报社。

起初做记者,东奔西跑地采访。凯里的大街小巷,苗乡侗寨的山山水水,都跑遍了。后来做了编辑,夜里常常工作到很晚。

我工作的窗外正对着万博广场,夜晚,霓虹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只剩下路灯孤零零地亮着。稿子一篇一篇从我手里流过,有时政的、民生的,后来我也开始写散文,写这山这水这人,写采访途中遇见的那些温暖的面孔。

日子便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若不是今日偶然翻到一张旧照片,我几乎不曾意识到,来黔东南竟已十年了。

十年,凯里变了。当年围着绿色防护网的建筑,早已亮起了万家灯火。新的马路一条一条地修起来,城市向四面八方延展开去。万博广场还在,只是周边的高楼更多了,更密了。有时我站在街头,会忽然有些恍惚——这还是我十年前第一次来时的那个凯里吗?

可是再仔细看,那依着山势高高低低的街道还在,街边卖酸汤鱼的店还在,傍晚时分从山间升起的淡蓝色雾霭还在。

2026年是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从六十到七十,整整十年。这十年里,我从一个懵懂的考生变成了一个新闻工作者,从一个异乡人变成了一个在这里安家定居的黔东南媳妇。我的文字也从青涩变得沉静了些,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变与不变,欢喜与忧愁。

有时我会想,究竟是我选择了这座城市,还是这座城市收留了我?

人与城市之间,大约也是讲究时机的。来得太早,彼此都还生涩;来得太晚,便只能看见一个已经长成了的模样,那些应该共同经历的,都错过了。而我来得恰好——恰好在那个六月,恰好在漫天烟花的夜晚,把最初的、怯生生的自己,轻轻放在了这座城市的怀里。

此后十年,这城市的每一点变化,都印着我的目光——哪条街新栽了桂花树,哪片老房子拆了又建起新的楼,哪家铺子的酸汤鱼味道比从前更淳厚了,我大约都知道一些。而我笔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染着这城市的气息。

早晨的雾气怎样从山间漫下来,深夜编辑室里的灯光怎样一盏一盏地亮着——这些,都流进了我的稿纸里,成为字句之间看不见的底纹。

我们是一同长起来的。它添了新的街道、新的桥梁、新的万家灯火;我也从那个站在考场门口茫然四顾的青年,渐渐长成了一个可以在深夜的灯光下安静写字的人。它长成了更繁华的它,我长成了更从容的我。

此时,窗外的月季花开得正盛。那是一种极深的玫红色,一朵一朵,沉甸甸地垂在枝头,在午后的光线里,像是要滴下颜色来。远处隐隐传来汽笛声,像一句拖长了尾音的叹息。

十年了。这座当初用一场夜空的烟花迎接我的城市,依然在用它自己的方式,轻轻托着我。

“福地”二字,我从前是不信的。现在呢,却也觉得,有些地方,大约天生就是要收留某些人的。

□ 王双发

七律·八一颂

八月寒骸立莽原,棱棱铁骨刺云天。
车痕深陷泥涂里,碧血长凝石隙边。
枪托骄阳凝白碱,刺刀裂土起悲弦。
红绸裹铁风犹颤,曾护苍生漏雨檐。

□ 李茂奎

山歌

在平缓的山冈
都养育一个歌场
山歌蛰伏于节日之间的缝隙
在一年四季特定的日子
以苗侗的方式,纷纷登场
走在山冈,就跨进歌的海洋
这是山歌的集结
是四十八寨传统的流行音乐

歌声如海,流淌在村庄之上
高高的山冈翻腾起句句歌声
成片的歌声是乡村的态度
山歌,是山村的节日
最先唱出的一首
是村民最温暖的柔情
简单的旋律唱着最深的情感
山涧水作韵脚
连绵的山峰作音阶
以高亢如云或婉转如水的音符
唱响山冈
青山的起伏,是山歌的腔调
歌声从红纸伞的阴凉处
一首首飞出
粗犷的雄歌
展示雄性的山情
身材窈窕的情歌
用温柔的歌声
传递隐秘的心事
歌声雄壮婉转深情
想把心中的歌,唱给对面的人听
山冈的应答此起彼伏

山歌,一次次把人们
拉进节日的盛会
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紧紧地搂在歌声里
每次跟着节日行走
都是走在一首首山歌的风俗上

歌声唱响几百年
每一首山歌,都有一个澎湃的节日
每一首山歌,都是一条文化血脉
每一句,都含有炊烟袅袅的村庄
山歌,安置好了世人和江山

山歌,在时代中拔节
有了新的主旋律
几百年的歌,唱成起伏的绿水青山
高昂的激情,是新的山峰

□ 汉唐世家

黑夜

我本黑色
恰如黑夜
仅仅一只地道的黑色毛毛虫
全身墨黑
乃至呼吸的气息
完全充满了黑色的味道

我本黑色
浓烈袭人
在夜晚的路上爬行
步履蹒跚漫无目的
一如找不到方向的黑色徘徊
铺满了带着光亮的人行道上

我本黑色
潜力无限
黑色造就了黑色身躯
黑色中潜藏黑色希望
黑色里使人热血沸腾

□ 王运恒

雷公山的早晨或黄昏

尽管站在山顶
手指也没有触摸到飘过的云
阳光和雨时不时地交替

风从不同的方向吹,草往不同的方向低
悬崖上的青苔,总是被岩水浸湿
每一滴水珠,最终都要渗到山底

山腰的坡地,有羊儿在觅食
身上的羊毛,颜色已经看不清
终会有一场大雨,为它们冲去泥尘

思绪飘荡着,随远处的山峰高高低低
偶尔错过了呼啸而过的风声
但阳光如镜,照耀了每一个走过的人

这里是高原,山以苗族习俗命名
在最高的山巅,雪最先与荒草相认
山脊为界,分出了日月和星辰

曲折的路径,是寂静的隐语
保守着岭上千万年的秘密
一直到白头